

国际安徒生奖
获奖作家曹文轩作序

冰心儿童文学奖
实力作家童书馆



如水伤逝

周博文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如水伤逝

周博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水伤逝 / 周博文著. — 长春 :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575-4026-5

I. ①如… II. ①周…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9752号

RUSHUI SHANGSHI

如水伤逝

周博文 著

出版人 赵国强
选题策划 李兴海
责任编辑 宋凤红

出版发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网 址 www.jlmspress.com
电 话 0431-86037539
印 刷 吉林省吉广国际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00千字
开 本 640mm×960mm 1/32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5575-4026-5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阅读是一种信仰

读书的人与不读书的人就是不一样，这从气质上便可看出。

读书人的气质是由连绵不断的阅读潜移默化养就的。

我认识的一些先生，当他们安坐在藤椅上向你平易近人地叙事或论理时，当他们站在讲台上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地讲述他们的发现时，当他们在餐桌上很随意地诙谐一下时，你就会觉得这些先生真的是很有神采。

此时，你就会真正体会到“书卷气”的迷人之处。

读书其实培养的是一种眼力。不读书的人其实是没有前方的，也是没有未来的，也是没有过去的。

拿我自己来讲，我写了那么多的书，那里头的那么多故事，其实写的都是我的来路——几十年的来路上发生的故事。

有时候我在想：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人，他们为什么写不出小说来呢？

我回老家，经常与他们聚会，我发现，说到童年往事时他们往往都没有印象，有印象的，又不能像我这样去深入地理解。

他们的回忆与我的回忆，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我发现过去那么多那么多的故事，我看到在我的来路上，那些故事犹如夏天夜空的繁星在闪烁。

那么这个力量是哪里来的？我唯一要感谢的就是书，是书本给了我发现从前的力量。

读书人读着读着就有了过去、现在和前方——风景无边的前方。什么叫读书人？我这里简单下一个定义：拥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叫读书人。

天下事，多到不计其数，人不可件件亲自实践。

人这一辈子，无论怎样辛劳、勤勉，实际上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经验生活，经验人生。个人之经验，九牛一毛、沧海一粟。

由于如此，人认知世界，十有八九是盲人摸象，很难对世界有完整的把握。

由于如此，人匆匆一生，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也就一片苍白，乃至空

洞；人对活着的享受，也就微乎其微。生命看似蓬勃，但实际上只是虚晃一世。

鉴于如此之悲剧，人发明了文字，进而用文字写书。书呈现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经验。

一个识字人，只需坐在家中，或案前、或榻上、或瓜棚豆架之下，便可走出可怜的生活圈栏，而进入一个无边疆域。

明明就是身居斗室，却从别人的文字里看到了沙漠驼影、雪山马迹、深宫秘事、坊间情趣……

读书渐久，经验渐丰，你会一日又一日地发现，读书使你的心灵宛如秋天雨中的池塘，逐渐丰盈。

博尔赫斯问道：什么是天堂？

博尔赫斯答道：天堂是一座图书馆。

图书馆的出现，使人类从凡尘步入天堂成为可能。由成千上万的书——那些充满智慧和让人灵魂飞扬的书所组成的图书馆，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任何一本书，只要被打开，我们便立即进入了一个与凡尘不一样的世界。那个世界所展示的，是我们梦中的天堂出现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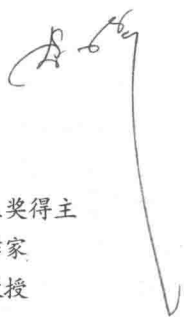
那里光芒万丈，流水潺潺，没有战争的硝烟，没有贫穷和争斗，空气里充满芬芳，果树遍地，累累果实压弯了枝头……

书做成台阶，直入云霄。

图书才使我们完成了宗教性的理想。

何不将阅读作为一种信仰？

阅读就是一种信仰。



国际安徒生奖得主
当代著名作家
北京大学教授

曹文轩，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根鸟》《青铜葵花》等。2016年4月4日，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2017年3月31日，获得2016-2017年“影响世界华人大奖”。2017年12月，特殊文体长篇小说《蜻蜓眼》获得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目 录

第一辑 想念的距离 1

小姐姐 2

想念的距离 7

远山的红蜻蜓 17

小燕的猫 29

春天杂记 36

魔镜 41

哆啦 A 梦和时光机 50

受伤的小老虎 55

第二辑 童心的色彩 61

小火车嘀里嘟噜 62

我的公鸡爸爸 104

第三辑 记忆的光泽 107

妈妈，我们去追太阳吧 108

一件旧毛衣 111

路上的小伞 115

留给青春的两片落叶 117

青鸟殷勤为探看 128

来做春天的信差 133

童年傻事 135

第四辑 四季的颂歌 137

春 138

夏 143

秋 148

冬 150

黑夜的黑（外二首） 152

第一辑
想念的距离



小姐姐

小姐姐没有念过书。

那年，她住在我家隔壁。

那时的我个头不高，小姐姐喜欢叫我小不点，而我则叫她小姐姐。在夏天，我的视线只能平视到她那黛绿色的百褶裙上，我喜欢看着它那随风飘舞的样子，好像风儿正在敲击一架无声的钢琴，琴键一片接一片地抬头，看着湛蓝的天空，向天空唱着它们无声的乐曲。

小姐姐没有学过舞蹈，但我看得出来，她热爱跳舞。她喜欢脱下鞋子，光着脚丫在琥珀色的木质地板上来回画圈，她会打湿自己的脚丫，在划过地板时留下浅浅的水痕，她像一只优雅的圆规，在光线阴暗的楼道里独自起舞。

小姐姐在我家隔壁当保姆。她照顾着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爷爷。这位老爷爷读过很多书，他会教小姐姐认字、写字，还给小

姐姐很多很多书看。三年后，小姐姐已经看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了。

小姐姐最喜欢的人物就是简·爱。她对我说，一个人可以没有美丽的容貌和高贵的出身，但必须有高贵的品格。小姐姐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有点儿像我的小学老师了。

小姐姐的梦想是当一名教师。她买了一块小黑板，每到周六的时候，就把我拉到楼梯口给我补习功课，教我认字，说成语。小姐姐只教我语文，特别是作文。她对数学不太精通，只会做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我是小姐姐的第一个学生。

累了的时候，小姐姐就教我跳舞，她拉着我的小手轻柔地旋转。阳光透过赭色的木窗在她身上折射出一道道金灿灿的光芒，百褶裙随着风儿飞扬，小姐姐会带着浅浅的新月般的笑容，轻轻地微闭眼睛，旋转、旋转、旋转，她柔软的长发总是会轻轻地拍打在我的脑壳上，跳舞时，我会觉得她是那样美丽。

小姐姐会送我很多很多的纸飞机。她买来蓝色的彩纸，在折叠之前，她会说：“小不点，你想要什么姐姐都能送给你。”

于是，彩纸就造出了糖果，糖果很大很大；还有大大的飞机，我是驾驶员，小姐姐是乘客，我载着小姐姐飞过树林，飞过云朵，飞向月亮。

小姐姐还会在纸飞机上写下一首首小诗：轻轻地 / 我拉起你的小手 / 小不点 / 说好了今天 / 带你去远方 / 为了一个沉默了许久 / 洁白的梦 / 许一片云朵 / 许一缕清风 / 许一树花香 / 做盘缠 / 许这一次 / 我们的成长 / 告别苍茫 / 许我们的梦想 / 落入纸飞机的心 / 张开翅膀 / 起飞 / 许你这迎面的风 / 这抬头的蓝。

我看不太懂小姐姐写的诗，但后来和小姐姐一起坐上飞机的

人并不是我。

我和老爷爷都不太喜欢小哥哥。

老爷爷已经七十岁了，他的老伴在十年前就离开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老爷爷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和一个帅气的儿子，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遥远的英国。就算过年，这一家子也不一定能全聚在一起。

这三年，唯一陪伴老爷爷的只有小姐姐一个人。一开始，老爷爷每天都给小姐姐讲故事，到后来，爷爷老了，小姐姐每天会给老爷爷讲故事，哄他睡觉。老爷爷对待小姐姐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

小哥哥长着两颗虎牙，短头发，小圆脸，虎头虎脑的样子。有半年的时间，他天天都来我们这里。小姐姐在的时候，他总会露出小小的虎牙冲着小姐姐傻笑。我讨厌他的笑声，像是嗓子里噎住了一团面粉一样，稀稀拉拉地抽不上来。

周末的时候，小姐姐不再给我辅导功课了，她的舞伴也换成了小哥哥。小哥哥跳起舞来笨拙得很，总是踩小姐姐的脚。

现在，小姐姐有一身嫣红的体操服和一双红色的舞鞋。小姐姐不再赤着脚在地板上转圈了，她看上去像个很专业的舞蹈老师。

小哥哥天天过来接小姐姐，他们会去商场、电影院，很多很多地方。小哥哥给她买了好多好多礼物，数都数不清。

他带小姐姐去自己家，他家有一个大大的书房，那里有各种各样小姐姐想读的书。小姐姐不仅自己读，还会从小哥哥的家里偷偷地拿书给我看。我最喜欢的是《长腿叔叔》这本书。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小哥哥像《长腿叔叔》里的查比斯少爷，

为了得到小姐姐，故弄玄虚，不择手段；有的时候又会觉得他像《简·爱》中的罗切斯特，是个殷勤富有的大骗子。总之，我对小哥哥没有好感。

小姐姐离开的时候，老爷爷哭得像个孩子似的。我也拽住小姐姐黛绿色的百褶裙，不让她走，我甚至向小哥哥挥出了拳头。小哥哥并没有还手，他尴尬地露出小虎牙，冲我傻傻地笑了起来。

小哥哥为了收买我和老爷爷，骗走他心中的公主，居然把老爷爷的儿女都叫了回来，我真弄不清楚他哪里来的那么大本事。小哥哥还给我买了很多罐大大的糖果和巧克力，但是我看都不看一眼，当着他的面把它们扔进了垃圾堆。

小姐姐说她会回来看我们。

她对我说：“你依然是我的小不点，我依然是你的小姐姐。”她的眼眶通红通红。

终于，小姐姐还是走了，扔下了我和老爷爷。

我再也看不到她黛绿色的百褶裙随风飘舞的样子了，她不会再教我成语，给我叠彩色纸飞机了，更不会再在纸飞机上写下一首首美丽的小诗了。

小姐姐的心有多么硬啊！

老爷爷的病来得很急。儿女们除了来回换医院之外束手无策，但不管多大的医院，老爷爷的病还是不见好转。老爷爷眼窝深陷，皮肤松弛，很多时候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三十多岁的小儿子哭得像个泪人。他已经有七年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了，要知道，这七年来，他心里藏着好多好多的话想和爸爸说，但才回到家没有几天，爸爸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他多

想爸爸能马上好起来，他多想和爸爸说很多很多的心里话啊，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孩子们脆弱的心支撑不住一场生死离别。

我终于找到了小姐姐，她在大大的练功房里带领自己的学生做形体训练，神采飞扬，她依然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姐姐。

得知老爷爷病危的消息后，小姐姐疾风似的脱掉舞鞋，鞋子也没来得及换，赤脚奔上了大哥哥的车子。大哥哥载着我们仨飞向老爷爷的家。

“快，快，他……还能听到你说话……他……还能……还能看到你。”老爷爷的女儿泣不成声，小儿子扶着她，他们俩都微微颤抖着。

小姐姐泪如泉涌。静静地，她走向老爷爷，轻轻地吻了老爷爷，她的双唇落在老爷爷的耳畔：“谢谢您，我爱您。”老爷爷最后一次露出柔和的微笑，那么温暖，那么艰难；那么令人动容，那么缓慢。

小姐姐挺直身子，光着脚丫，在琥珀色的地板上最后一次为老爷爷起舞，风儿轻吻着她的长发、她的泪水，小姐姐微闭起眼睛，旋转、旋转、旋转，像风一般的轻柔、温软。阳光透过赭色的木窗，刹那间，她的裙裾上好像生出了很多时光的鳞片，古老的木屋霎时被照得明彻、透亮。

老爷爷最后的笑容幸福而又绵长。

儿女们遵从了老爷爷的遗嘱，把这座老房子留给了小姐姐。

现在，我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很多的黛绿色百褶裙，在老爷爷曾经的屋里轻轻地起舞、飞扬，而小姐姐，是她们当中最美丽的一个，纸飞机正载着她的愿望与老爷爷的嘱托，飞向远方。

想念的距离

当我察觉到这些事情很诡异时，空气似乎重了很多，我每走一步，它都沉沉地压住我的身体；晚上沉睡前，总有那么几分钟，它扑在我的身上，我的指尖不能分开，浑身无力。我以为自己是睁着眼睛的，其实却是眼睛紧闭。我以为我看到了它：那黑夜里深藏的骇人眸子，醒过来之后，我才发现，我什么都记不起来。

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但我意识到一股邪恶的力量紧紧地追着我，束缚着我。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肖菲菲听，她是我的同桌。肖菲菲和普通女孩没什么两样，但她家里住着一只“九尾猫”。肖菲菲说，她家的这只猫就是九尾猫，每九年会生出一条尾巴，等到长出九条尾巴，就已经过了九九八十一年，再长个九年就化成人形。但我去她家的时候，它还是只猫，黄色条纹，一条尾巴，须长爪利。

上个月，那是我第一次跟随肖菲菲回家。在那片野外的小树

林里，五月，合欢树林开满的鲜花绵密地连成一片，恰好遮住了她家的老屋子。

“你害怕吗？”她问。

“不，”我摇摇头，忽然感觉温度忽冷忽热，我又补充了一句，“也不是完全不怕。”

进屋后，我看见那只猫蜷成一团睡在床头，唯独嘴巴露出。肖菲菲提醒我别去理它，否则它能记住我。它一般不伤人，除非是陌生人的恶意攻击。我不信，我指着那只猫说：“这不过就是一只再普通不过的懒猫。”

当我说到懒猫的时候，那只猫的耳朵突然竖了起来，旋即倏的一声蹿起，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它用绿色的眼睛瞥了我一下，我顿时吓坏了，等我反应过来，那只猫已经跳到合欢树上了，它抓挠着树枝，树上的花朵被抖落。

“它记住我了？”我问肖菲菲。

“我说不好，”肖菲菲眉毛皱了皱，“不过，它大多数时候不伤人。”

夜幕尚未笼罩大地的时候，我快步离开了小树林。肖菲菲并没有送我。自那之后，似乎所有神秘的事情都发生在了我身上。

“它什么时候开始跟着你的？”她问。

“我不记得，应该就是最近一个月。”

“你看见过它吗？”

我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

“我不知道。”我说。

“它不是我的猫。”

“你怎么能确定？”我狐疑地问，“我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怎么会来得这么巧？”

“它不害人。”肖菲菲郑重地说。

突然，我又莫名其妙地眩晕起来。我看肖菲菲的眼睛里，分明藏着那只九尾猫。肖菲菲好像正在邪恶地冲我笑，笑声越来越大，整个树林充满了回音。

晚上，它又紧缚在我身上了。我动弹不得，说不出话，抓不紧被子，好像整个身子被它缠住了一样。我想用意志唤醒自己的身体，说这一切都是假的，说菩萨保佑，但毫无效果，我一身冷汗。几分钟后，我昏睡过去，直到第二天早上沉沉地起来，像是前一天晚上被人殴打过一样。

我得守住自己的灵魂，不让它离开我的身体。我必须时刻集中精神，不让九尾猫盗走我的魂魄。

“肖菲菲，我给你说，我越来越不对劲了。”我严肃地看着她的眼睛。

“嗯，我也发现了。”她轻描淡写地说。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有点儿生气，但我压制住了，我必须求她帮我，让她求那只住在她家的九尾猫放过我。

“我也没有跟你开玩笑。”她对我爱理不理。

我咬牙切齿。

求人不如求己。我来到图书馆，翻看所有关于猫和猫科动物的图书，查找关于猫的一切神秘迹象与历史。我发现自己注意力

涣散，不能集中精神，看过的文字在我脑海里一闪即过，根本储存不到大脑中。

我的爸爸也是只猫，他学哲学，之前在外省教书，一年中只有寒暑假在家里待着。后来，他无法继续工作，就辞职了。他行动诡异，说话怪异，像猫一样傲慢清高。就算他在家，也是从清晨睡到黄昏，唯独晚上出来活动，看书、吃饭、散步、观察事物，普通人跟他无法交流。我的妈妈三年前跟他分开了。之后在家照顾我的，只有我的奶奶。奶奶对我很好，时时宠着我。但去年，她抛下我，去了天堂。

奶奶走后，我成了孤儿。可我们家族的人都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立生存的能力，除了妈妈每个月寄钱给我，家里还有保姆阿姨，我自己的事情都可以搞定。

我想到爸爸说过的弗洛伊德，我关心的并不是这个人，而是我现在的症状和他的理论似乎很相似。他写过《释梦》，他说人的梦是无意识的变形，是本能欲望得不到满足进入到夜晚相对松弛状态后的畸形反应。夜晚做梦、白天幻想的人，最容易得精神病。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爸爸就是这种状态。但我不是，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的幻想成分。我觉得它实实在在地纠缠着我。

我和肖菲菲进入了冷战状态，但每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依然在继续，不仅是夜晚入睡前，甚至在白天，我都感到了空气的重量。我的步伐变慢变轻，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了哪里。